

梅瓶，中国瓷器的第一造型，第一优美，第一高贵。因瓶口极小，仅容一枝梅花插入，故名梅瓶。

它清风瘦骨，又浑圆欲抱，甚得皇帝喜爱。它的最初功用就是皇帝的盛酒器，后来才具备了观赏功能。

今天最有名的梅瓶，是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元代景德镇瓷器。元代景德镇瓷器。通体施霁蓝釉，云龙、宝珠施青白釉。把“钴”作为呈色剂融在釉中，烧制出美丽如蓝宝石的钴蓝釉。

这样的绝品梅瓶存世量绝对稀少，但到底有几个，说法不一。三件说：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北京颐和园管理处、扬州博物馆（据说，前两家梅瓶37厘米高，扬州的梅瓶43.5厘米高）。扬州博物馆已将此梅瓶列为镇馆之宝。

据介绍，扬州博物馆是在1978年时，从北京各省区文物征集汇报展览中购得，仅花了3000元人民币。

正街。人行道边台阶上紧挨四五家茶餐馆。傍晚时分，老板们将桌椅、大功率风扇搬出户外。

淡黄色日头光线，自地面、树木、建筑物上缓缓退却；忙碌了整天的“上班族”打工族，从四面八方茶馆聚拢。

茶餐馆多半窄小。两间喝茶就餐；厨房堆砌锅碗瓢盆灶案板冷冻冰箱等，且带洗手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厨房后一抹水泥坪，也可摆桌放椅。

上午九时，卷闸门升起。退休之人、五更早起赚了钞票的生意人及其他有闲的中老年男女，陆续踱进门来。茶，两元一杯；西瓜、南瓜子、葵花子，两元一碟；花生三元，颗粒饱满，茶客喝口茶，丢粒花生或瓜子入口，聊新闻聊八卦聊家长里短，聊到筋节处，会心一笑，或诅咒一番。众人多相互熟捻；不熟者，见两次便如同好友。

时间一“聊”晃过。茶客拍掉粘身的壳屑，手机朝墙面微信一扫，付款走人——茶餐馆大多不弄午餐。

老板娘清扫洗桌，老板赴菜场买来荤素，洗濯蒸煮煎炒入冰箱，预备晚餐。

两点一过，茶客“上班”，五点半钟，起身“下班”。老板搬出桌椅及大功率风扇。小方桌旁的篾织或木靠椅中，纷纷坐进食客。大风扇“呜呜”地摇头晃脑。

我曾受友人之邀，喝茶两回。今年初夏始，来此聚餐，感觉甚好，隔个三五天便前去“报到”。

法国梧桐树间距密、叶片大，挡住烈日，荫凉了路人及食客。坐于桌旁，双腿伸入另一椅中，喝大片茶叶、享家常味道、观街头景致，察人间百态，无拘无束，赛过神仙。

某日下午四点，我呼朋唤友。六时左右，四人或步行或骑车或乘公交赶至。甲拎着三条肥硕鳊鱼的沉甸甸塑料袋递给老板；喏，河里钓的，请加工煮熟，放紫苏辣椒大蒜！我点凉拌海带凉拌花生米卤味猪脚青椒炒肉，外加丝瓜。有凉有热，荤素齐全。

鳊鱼汤熬得浓白黏稠，开胃爽口。其他菜肴咸辣恰好。白酒入喉，浓香扑鼻。

酒过数巡，舌头变大。“蒋兄，此处聚餐，强过酒店！”甲脸放红光。“是吗？”我顿来兴趣。“那是。”乙搭腔道：“畅快淋漓！”丙道出真谛：“潇洒自如，耗银甚

币。从此，扬博的这个梅瓶号称“天下第一”。

山外青山楼外楼，更有风景在前头。许多名头，皆一时之誉。

收藏之道，水深火混。也有高品高人，不喜魅狐之术。101岁沪宁两地瓷玉鉴赏权威薛贵奎，眼光一流，但从不作媚语；故宫博物馆的耿宝昌，不从俗不附势，不站台不秀；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正庆，大户人家出身，自幼熏染陶冶。他看瓷器胎坯气泡断代，有独门绝技。据说，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他总结出了“二十七条诀窍”，草书于便笺。因无传人，给了一位忘年交收藏。

江湖上，从来雌雄双剑、鸳鸯二壶之类的传说，都是玄之又玄的。泥沼之地，有的人君子之风，山高水长；有的人高光聚焦，逞博炫技。

在千禧年前后，听闻某地曾有元妃墓出土。瓶、盘、罐等八件套，小有躁

少，且空气流畅——比憋在窄小空间舒服太多。“你一言、我一语，手不停、嘴不歇。白酒干完，再上冰啤。东北口音的老板娘，瞅眼桌面，启唇微笑：“上饭或水饺？”我眼神一亮：“有水饺？”“有，东北水饺，自个包的！”“好，来一份！”众口同声。

她端来一份冒热气的韭菜肉馅水饺，一碟酱油陈醋、一碟红辣椒末。我夹起一个蘸上酱醋及粉末入嘴。众人瞧我闭眼咀嚼享受模样，一齐伸筷。

下残羹剩菜，抹净桌面，将茶水端上桌后，风拂杨柳股飘入店内。湘江河畔的后街打通，成为机动车通行的主干道，亦通往“窑湾老街”。老街打造成仿古商业文化街后，入夜如滚滚江水，翻腾喧哗，人声鼓声歌声

交汇，飘入醉意朦胧的吾辈耳帘。酒醉话多。东西南北国际国内文坛趣事，乃至个人隐秘，敞开心扉。语音袅袅，萦绕树梢、夜空。

路灯光下，的士摩的穿梭往返；三两行人，来往不断。间或有人跟茶客打招呼、递香烟。一男一女，于街边斗嘴推搡，夫妻抑或情人？不得而知。一忽儿，两人和好，女方开摩的载着男的疾驰而去。

好一幅消夏夜景图！

子时已到，众客逐渐散去，店主们哈欠连连，扫掠桌面。

我们“咕咚咕咚”喝下最后一口茶水，启程返家。

抬头仰望，星斗满天。

七月

的夏天暖阳高挂，七月的凉风送来清凉，我们迎着晨曦，奔驰在那旷远的草原上，与骏马赛跑。

一路美景尽收眼底，那白云悠悠地飘荡在伸手可触的车顶上；那天空的湛蓝逼你那双眸；那成群的牛羊趴在草地上或吃着嫩草或晒着太阳。

洁白的毡房散落于青草地上；溪流旁，缕缕炊烟从毡房的烟囱上冉冉升起。好一幅精致的水彩画，那是呼伦与贝尔的爱情结晶，那是大自然赋予的最美礼物。

手表上的秒针在飞快地转动着，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形似馒头的小山坡。因此地还未开发，暂且就称之为馒头坡吧，周围的青草依坡而势，绵延千里，直达天际。

负手小山坡，俯瞰沿草原的坡顺势而修的水泥公路，它像一条巨龙卧躺在草原深处，一望无

际，直达天廷。许多穿越草原的越野车排着长队，沿着弯曲的公路奔驰，场面甚为壮观！

远眺那九曲十八弯清澈的河流，更像是倩女的身姿，在青草地上舞动柔软的身躯。眼前这弯曲的河流，就是被老舍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莫日格勒河。

弯曲的河道，并不宽阔，可一步跨越，然而它的水质洁净无瑕，它的心灵晶莹剔透。晨曦的光亮衬托美少女的娴静，悠悠流水仿佛在我心底流淌。其其格说，如是傍晚的夕阳，余晖映在莫日格勒河上，映在青青河边草，来一张剪影，说不定可获此摄影大奖。无尽的遐想，留下的是那永恒记忆……

额尔古纳有民族英雄哈撒尔，乃成吉思汗同胞弟；额尔古纳有湿地，乃亚洲第一湿地。

午后的暖阳，气温高达35摄

度。穿短袖怕被蚊子咬，草丛中的蚊子像巨无霸，那是呼伦贝尔特产，只要被叮上一口，立马就起疱，奇痒无比。如穿长袖，可热得你直冒汗，简直就像在蒸笼里煎熬。无奈的我只能选择在皮肤上涂防晒霜，短袖加外套，躲进凉亭观湿地。

湿地景区有同心岛、马蹄岛和S湾组成一道靓丽风景线。观景台上俯瞰彩带串起青草与岛屿，天鹅在此窃窃私语，丹顶鹤在此展翅起舞。遥想成千上万只候鸟迁徙至此，作短暂后飞出境至俄罗斯的壮观景象。

观景台下有条狭窄的小路直通铁道，可与湿地亲吻，又可与湿地戏水，不过需走很长很陡的下坡路，然后绕山坡，便可抵达停车场。来不及了，只能留在下次金色的秋季，再来抱一抱额尔古纳的山包，亲一亲额尔古纳的湿地。



即使揽入赝品，也是人生磨炼。西哲曰：伪善是恶对善表达的敬意。从形而下之器的角度，于东方人而言，“伪善”的赝品伤害性极大，且侮辱性更强。

顶尖之物，往往有皇家谱系传承。这种家谱也并非绝对可靠。洪澄已是公开的秘密。一洗东洋、二洗英伦、三洗中拍，最后回到香港上大拍。身份完成漂白，一锤几个亿，敲定其纯正血统。至此，谁人敢吐一个假字！

是不是真的永远“假真”了？这还真难说。作假者永远不会说的。但有时他会将他的名字藏在瓷器之内，只有敲碎这宝贝才能“器破名出”。或许，王刚先生的“护宝锤”在此才显意义。

“假真”是我杜撰的词。在市场上，“假真”就是真，甚至比真的更“真”。唯一有权威的是藏家本人，他会敲吗？所以“护宝锤”的意义在此又回归于零。

古代人不造假，顶多以次充好。古语说：“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买王献之的字，却得到了羊欣的字。羊是王的外甥）。毕竟不是假货，稍欠而已，心态很好。当世，处之卑则行之污，衣冠禽兽，然后君子。这就齷齪了。

一身修长丰润，绝去形容，独标真素。亭亭玉立，又纳美蕴秀。讲筵待读之士，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手持梅瓶，花消英气，伏案疾书，陵劲淬砺。

有鉴赏家跟我说，元明清这三种梅瓶放在一起，元朝霁蓝釉白龙纹的白龙图案是错猫相迭，明

朝白板，清朝片鳞相连。元瓶造型平肩，如盔甲般规整；明瓶肩呈柔和圆弧；清瓶肩削如美人之态。元朝的白龙五爪，明朝的白龙四爪；还有更绝的是元朝的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瓶身上有一层浅浅的釉斑，这是当时烧制工艺所致。

这种蓝白釉梅瓶，可与汝窑青瓷的小洗、纸槌瓶、水仙盆媲美。那赏心悦目的单色釉，独具“雨过天

青云破处”的神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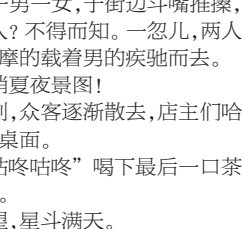
我在青岛“台北故宫博物院”目睹汝窑青瓷时，如清风轻拂，凡尘顿远襟外。当然，汝窑青瓷那绝对高于蓝白釉梅瓶不知凡几。

业内人讲，玉琢油，翠玩水。我说，瓷玩釉，釉玩色。色以简为高，以素雅为上。

一个梅字，“清流高品，不沾殊恩”。蓝釉白釉，素雅天青。君臣之间，讲读之业，太傅之侍有一品之荣，而事奉太子则有性命之凶。

一个梅瓶老伴，“已枯半树风烟古，才放一花天地香。”既可多承锦注，又能揖拜玉问。多好！

乒呤乓啷起



乒呤乓啷起 (剪影) 李建国

人生是一个看透的过程。看透，应该是从迷雾中走出。失去了瑰丽的憧憬，但继续前行足下的路。

看透，还不点破，这是超智慧的艺术，仿佛前面横着的是一纸玻璃，那是生活给你的光影一丝，是自己要给自己的面子，或者说你是给生活留了面子。

能看透是一种本事。看透之后，依然快乐甚至比之前更快乐，那就是大本事了。

看透之后，失落了，甚至陷入了茫茫迷惘，那才是无穷无尽的痛苦。

看透别人，看透他物，也要看透自身，看透内心的追逐。你不是镜子，从来不会照透自己。

看透或许无奈，又何尝不是一

朝白板，清朝片鳞相连。元瓶造型平肩，如盔甲般规整；明瓶肩呈柔和圆弧；清瓶肩削如美人之态。元朝的白龙五爪，明朝的白龙四爪；还有更绝的是元朝的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瓶身上有一层浅浅的釉斑，这是当时烧制工艺所致。

这种蓝白釉梅瓶，可与汝窑青瓷的小洗、纸槌瓶、水仙盆媲美。那赏心悦目的单色釉，独具“雨过天

青云破处”的神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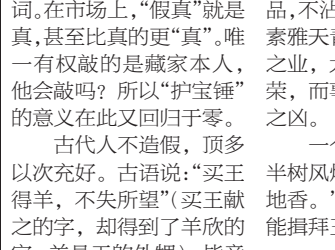
我在青岛“台北故宫博物院”目睹汝窑青瓷时，如清风轻拂，凡尘顿远襟外。当然，汝窑青瓷那绝对高于蓝白釉梅瓶不知凡几。

业内人讲，玉琢油，翠玩水。我说，瓷玩釉，釉玩色。色以简为高，以素雅为上。

一个梅字，“清流高品，不沾殊恩”。蓝釉白釉，素雅天青。君臣之间，讲读之业，太傅之侍有一品之荣，而事奉太子则有性命之凶。

一个梅瓶老伴，“已枯半树风烟古，才放一花天地香。”既可多承锦注，又能揖拜玉问。多好！

乒呤乓啷起



乒呤乓啷起 (剪影) 李建国

明人明言微语录

看透及其快乐

安 凉

不要随随便便就说自己看透了。真看透才会舍得。看清一点，就猫叫一声看透，终究一点都不会舍得。不过，看透倒是一点一点看清的量变到质变，这一点，还需看清看透，看得长远。

看透不点破的智慧里，是洞若神明，是虚怀若谷，是超然物外的老

僧人定，是舍我其准、睥睨一切的壮志凌云。

看透的最初，是一种痛苦。看透但不点破之后的奋骛奔驰，是英雄的诞生，是一泻千里的激越欢唱。也许这种欢唱只是独唱，但在一路的奔放中，会引起天地间隆隆的共鸣和回声。

看透，不等于歇斯底里，不等于自暴自弃，不等于再无旭日东升，更不等于失魂落魄的结局，不点破的路途上，走自己的路，不乏新的烦恼，但自有快乐无比。

我在自己的看透中，努力寻找心灵阳光的皈依，余生要多多欢喜，路，要愉快地走下去，走出这天下的我自己。

孙总约饭局老是在饭点前一个小时左右，弄得郭老师好几次已经端起饭碗又放下，马上奔往饭店。我问他为什么不提前几天预约安排饭局，企业家应该有事先约人筹划项目的基本素质。他回答：许多外地产品经理临时出差来上海，我也不知道人家几点到公司谈合作项目，往往正好谈到饭点就会临时约饭局。

孙总的定点饭店在武定路附近，他公司也在武定路旁边，他和饭店经理服务员都很熟。武定路是静安区一条低调小马路，深藏在北京路新闻路后面。前几年经过泰兴路武定路附近，看到弄堂口的一块铭牌：康有为晚年居住地。据说宅内还有他亲手栽下的两棵老槐树。

武定路泰兴路交汇处新福康里也算老楼盘，前些日子专车进去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师参加一个活动。

吴主任亲自上门迎接，规格蛮高。车子停在小区司机不能走开，上海各个小区都是车满为患，一会有车进车出交汇，等人车子要忽前忽后避让。这时充分体会到驾校反复练习倒车入库技术的重要性。静安枫景和静安豪景两只大盘定型了今天武定路一带街景的基本轮廓，想想当年康老先生从海外流亡回来大隐隐于市，选择在这片偏僻区域安度晚年多么清闲幽静。现在这片区域是车水马龙繁华闹市，武定路是名副其实高档住宅区。

终于等到一次孙总提前两天预约饭局，因为要请好朋友贤兄。贤兄家离武定路很近，他是孙总的老朋友。二十多年前，贤兄在上海滩一个呼风唤雨的平台上做主编，孙总公司经常有产品信息委托其发布，贤兄的细致稳重和江湖义气赢得孙总的认可。约好时间，大家又欢聚在武定路的定点饭店。这次郭老师赶过来，要换两部地铁。大家对孙总公司遭遇疫情反弹业务受影响深表同情，孙总潇洒一笑：上海滩生意是做不完的。

三杯红酒下去，贤兄聊起孙总的产品和生意，说他是

生意人但有时算计不是太精，说他不是生意人他却经营公司三十年。孙总性格和武定路有某种程度暗合，不像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大开大合，网红天下，但是顽强生存在有特色的小马路上独树一帜，生意做到吃剩有余，在行业中颇具声望，深受客户信赖。孙总几乎天天在丈量这条小马路，武定路肯定给予他几多灵感力量，他也让武定路这条不起眼的小马路时常留在亲朋好友的深刻记忆中。

前些日子老法师的活动结束后专车送回，回程我开车没有进小区，车子停在武定路小区后门。

吴主任搀扶老法师进入小区，他们还有好多话

要聊。

我下车，在路边西望晚霞映

红的武定路，魔都每一条小马路在黄昏时分都是如此让人流连忘返。

武定路不长不短，往西穿过武宁南路就是武定西路，那边稍微带点魔都西区的味道。武定西路有不少颇具历史沧桑的老建筑，寂静的小马路比东段精彩惊悚许多。但是那边已经超出孙总平时游荡周旋范围，我也感觉陌生。

武定西路到头就是喧嚣拥挤的江苏路。

武定路

单 苏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旅游

穿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